

(香港)

黃易

◎ 异侠系列之

大唐双龙传

廿三



黄易作品集
华艺出版

董易 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廿三册
四十四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 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 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 大…Ⅱ. 黄…Ⅲ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66 印张 3900 千字

1999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039-754-8/I·662

定价:现廿三册 301 元 本册 8.80 元

虽有作过思量，可是特别在这与师妃暄热恋的数天之内，一切都糊里糊涂，只有在面对危急存亡的时刻，始从迷惘中清醒过来。

现在师妃暄已像云彩那样一去无迹，他也如从一场春梦醒过来般脑筋回复平常的灵动性和活跃。

突利见五采石立即放弃追击颉利，还接纳毕玄的提议与颉利修好，正足看到此石对靺鞨诸族的影响力。只要拜紫亭戴上嵌有五采石的帝冕，不论是支持他的靺鞨部落又或反对他的族人如铁弗由者，均无法不承认他成为靺鞨诸部大君的合法性和地位。加上邻国高丽的支持，将会成为挑战突厥的最大力量。

引发徐子陵思路是眼前的海港，当这海港发展成另一制海大城，拜紫亭的力量将会以倍数增加，物资源源而至，那时拜紫亭将肆无忌惮的扩展军力。大小龙泉互补互助下，深悉中土城战的拜紫亭，曾是塞外最擅用这形势的人。

拜紫亭之所以不择手段的敛财，是在这情势下没有选择的办法；一方面要压低赋税，以吸引人到这里做生意开拓事业，另一方面却要迅速发展初具规模的城市海港和建造贸易用的大船，在在须财，不能以正当手法得之，只好用卑劣手段求之。

五采石本身顶多是稀世的珍宝，但其象征的意义却

主宰着东北各族的命运。

所以拜紫亭即使有五采石在手，亦绝不肯乖乖的交出来，在精心计划下，他早打定主意冒此大险。

阴显鹤道：“宗湘花是来接船，什么东西如此重要？”

宗湘花一行十多人，来到其中一个没有泊船的码头处。三艘大船，出现在海平线的远处，扬帆而至。

码头上还有一群二十多人的粟末兵，由另一将领领队，此时那将领正向宗湘花报告说话，宗湘花仍是那副冷冰冰的神态，只听不语。

忽然另一群人从那艘正在上货的船走下来，往宗湘花处奔去，带头者赫然是昨夜宣布离开的马吉。

徐子陵醒悟过来，难怪马吉如此有恃无恐，原来早安排好退路，就是坐船离开，那颉利和突利亦莫奈他何。他可以到高丽暂避，也可去任何地方匿藏，待这里形势安定下来，他再决定行止。

拜紫亭、马吉、伏难陀，至乎韩朝安、深末桓、呼延金、烈瑕、杜兴、许开山等全是冒险家。他们要改变塞外的形势，改变颉利对大草原的控制，从突厥的暴政解放出来，自然要冒上被颉利大军扫荡之险。

而引发这危机是因颉利采纳赵德言和噉欲谷的进言，意图杀死突利，显示他要把权力全集中到自己手上。所以马吉和杜兴等虽是突厥人，仍在不同的参与程度下，

助外人来反抗颡利。招引外族是更不用说。

阴显鹤凝望远在码头的宗湘花，双目射出奇异的神色。

徐子陵终留意到他古怪的神情，讶道：“阴兄是否与宗湘花有交情？”

阴显鹤微一摇头，冷冷道：“我从未和她说过话。”

徐子陵欲言又止，因明白他的性格，不敢寻根究底，岔开话题道：“马吉肯定是知道狼盗内情的人，若能把他抓过来，可省去我们很多烦恼。”

马吉此时抵达宗湘花旁，对进入海港的三艘大船指点说话，只看其姿态，可知这三艘船与他大有关系。

阴显鹤道：“马吉的手下有个叫拓跋灭夫的高手，此人对马吉忠心耿耿，要抓马吉，单是他那一关已非常难过。凭我们两人之力，还是不打这主意为妙。何况马吉本身亦非易与之辈。”

徐子陵记起那晚在马吉帐内见过的党项年青剑士，心中同意，更感奇怪，问道：“想不到阴兄对塞外东北的人事如此熟悉。”

阴显鹤没有答他，道：“际此大战即临的时刻，能使宗湘花和马吉这么紧张的在这里接船，船上装载的必是与龙泉存亡大有关系的物资，故不出粮食、兵器、弓矢等物。龙泉藏粮丰富，故以后者的可能性最大。”

徐子陵双目亮起来，微笑道：“阴兄的猜测，虽不中亦不远矣。阴兄可否帮小弟一个忙，就是立刻回龙泉找到寇仲，告知他这里发生的事。”

阴显鹤一呆道：“徐兄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徐子陵心忖这或者是逮着马吉的唯一机会，怎肯错过。当然不能贸然说出来，要阴显鹤陪自己冒这个大险，答道：“我留在这里监视事情的发展，寇仲自有找到我去向的方法。”

阴显鹤怎想得到徐子陵在骗他，点头答应，悄悄离开。

拜紫亭接见寇仲的地方是在皇宫另一边，与尚秀芳的西苑遥遥相对的东苑，位于西御花园正中，周围草木小桥温泉环绕，境致颇美。

宫内的气氛和以前并没有不同，可见人人早有突厥大军早晚来犯的心理准备，故不显惊惶失措。

寇仲心知肚明与拜紫亭已濒临正式决裂的地步，随时可一言不合拼个你死我活，因为拜紫亭连颀利和突利也不怕，何况他区区一个寇仲，孤掌难鸣，能有什么作为？

来到东苑的白石台阶前，客素别有礼的道：“大王就在梵天阁内恭候少帅，少帅请！”

寇仲微笑道：“在中土扬州的说书先生，最爱说廊外两旁各埋伏五百个刀斧手，希望贵王不会连故事内的情节也来个照本定科。否则小弟情愿留在这里浸温泉哩！”

客素别尴尬的道：“少帅真爱说笑，大王明言单独接见少帅。”

寇仲哈哈笑道：“君无戏言，如此小弟放心。”又环目扫视道：“这御园的围墙特厚特高，不适合埋伏刀斧手，来百多个神射手就差不多，恐怕我的鸟儿也飞不出去。”

客素别意仍不动气，哑然失笑道：“少帅令我想起大王，大王每到一地，必会细察形势，作出兵法的评论。”

寇仲心中暗凛，拜紫亭肯定对兵法下过一番苦功，至少是个勤力的军事家，在战场碰上他时必须小心在意。

这客素别也是个高明人物，说话不亢不卑，又能恰到好处地化解自己的言语冒犯。

寇仲哈哈一笑，踏上石阶，朝入口走去，还不忘回头挥手笑道：“不知待会是否亦由客大人押我离城呢？”

客素别为之气结，乏言以对。

寇仲跨步入厅。

两边均为榻窗，阳光和园境映人，仿佛像置身一座大花园内，厅堂和花园再无分彼此。

活像秦始皇复活的拜紫亭傲立对正大门的另一端，哈哈笑道：“少帅确是勇者不惧，劫去我拜紫亭的弓矢，

还有胆单人匹马的来见我？”

寇仲含笑往他走去，淡然道：“你劫我，我劫你，人与人，国与国间就是这么的一回事。我敢来不关有胆没胆的问题，而是看事情有否和平解决的可能？”

拜紫亭待寇仲在半丈许外停步，微笑道：“少帅还我弓矢，我就送一个小礼给少帅。”

寇仲心叫糟糕，究竟有什么把柄落到拜紫亭手上，所以一副不愁你不听话的模样呢？旋即想起越克蓬和他的兄弟。

苦笑道：“大王的确厉害，小弟甘拜下风，究竟是什么礼物如此值钱？”

拜紫亭双手负后，往向西那边榻窗迈步直抵窗前，凝望花园某处，叹道：“为何少帅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敌人？少帅确是个不平凡的人。”

寇仲移到堂心的桌旁，一屁股坐下，淡然道：“坦白说！我对大王的高瞻远瞩亦非常欣赏。是否因置身于大草原，看东西亦能看远点，能够在今天计算几年或数十年后的事，但会否因此而忽略眼前的形势呢？”

拜紫亭傲然道：“这方面毋庸少帅担心，只有掌握今天，才能计划明天。少帅请移贵步，到这里看本王为少帅准备的小礼物。”

寇仲暗叹对方正以行动来嘲讽自己，教自己面对眼

前残酷的现实！无奈下起立移到拜紫亭旁，往外望去。

全身五花大绑的宋师道，被两名剽悍的御卫高手押着，出现在二十多丈外靠墙的小径处，置身在春天鲜花盛放的美丽花园和浓荫的树丛下，旁边尚有“天竺狂僧”伏难陀，面无表情的盯着寇仲。

宋师道身上有数处血污，神情萎靡，显是经过一番激战后遭擒，内外俱伤，但态度仍是倨傲不屈的向寇仲展露一个苦涩的笑容。

寇仲气往上涌，拜紫亭的手段实在卑鄙！由此更想到昨晚伏难陀出手对付他两人，应是得拜紫亭首肯，并且趁宋师道往宫廷赴宴，设伏把他擒下，如能杀死寇仲和徐子陵，便将宋师道一并处决，一网打尽，干干净净。现在因两人成功突围，又劫走弓矢，故以手上筹码来向寇仲交换。

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弓矢，眼白白又要送回给拜紫亭！但为拯救宋师道，寇仲只有这条路走。

拜紫亭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事非得已，开罪之处，请宋公子见谅。”

宋师道唇角飘出一丝的不屑鄙视的表情，眼睛往伏难陀转过去，微一摇首，再闭上双目。

寇仲明白他的意思，知是伏难陀亲自出手制服他，并表示伏难陀高明至极，提醒寇仲勿要鲁妄逞强。

寇仲回复冷静，淡淡道：“有机会定要再领教国师的天竺秘技，或者是今晚，又或是明早，哈！想想也教人兴奋。”

伏难陀并不答话，只举单掌回礼，一副有道高僧的模样，此人城府极深，绝不会因任何人的说话动气。

至此刻寇仲仍弄不清楚拜紫亭和伏难陀的真正关系。

拜紫亭向寇仲微笑道：“宋公子是生是死，少帅一言可决。”

寇仲耸肩道：“大王似乎忘记宋公子的父亲大人是谁？若有人敢杀害他的儿子，即管在万里之外，又或是天王老子，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命丧于他的天刀之下！

他可非虚声恫吓，如若“天刀”宋缺不顾自身生死，全心全意去刺杀一个人，确有极大成功的机会。

拜紫亭哑然失笑道：“少帅刚才尚在提醒本王不要只顾将来而忽视眼前，现在却又有此要重视未来的警告，是否前后矛盾？失去那批弓矢，我的龙泉上京覆灭正在眼前，我哪有余暇去思量未来茫不可测的事？况且宋公子的生死非是由我掌握，而是归少帅决定。”

寇仲摇头叹道：“我直至刚才一刻，仍只是视你老兄为一个交易的对手，但现在你已成为我寇仲的敌人，这是何苦来由。不过事情尚非没有转机，只要你拜紫亭除

宋公子外，一并交还八万张羊皮和平遥商人那笔应付的欠账，大家仍可和气收场。”

这是寇仲最后的努力，如谈判破裂，一切将以武力来解决。纵使没有突利支持，寇仲仍对龙泉有一定的破坏力。

拜紫亭仰天长笑道：“少帅怕是太高估自己哩！我拜紫亭绝不做赔本的买卖，既然一条人命可换回弓矢，我不会多付半个子儿。”

寇仲哈哈笑道：“好！”

转向伏难陀喝道：“国师能否回答本人一个问题，车师国使节团的人到哪里去。”

伏难陀从容笑道：“现在尚未是时候，该让少帅知道时，少帅自会清楚。”

寇仲心中涌起五湖四海也洗不清的屈辱和对两人的深切仇恨，冷喝道：“好！今天未时中我们在城北二十里处的平原作交易，双方只限五百人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否则取消交易。”

心中暗叹，若不能救回越克蓬等人，他们将陷于完全被动和挨揍的劣势。

拜紫亭欣然道：“少帅快人快语，就这么决定。少帅勿要耍什么花样，此处是我的地头，一旦出事，不但宋公子要赔上一命，恐少帅亦难幸免。”

寇仲哈哈笑道：“多谢大王提醒，恶人我见过不少！似未有人比得上大王，我们走着瞧吧！”

大步转身离开，抵达大门处停下，淡淡道：“忘记告诉大王一个消息，深末桓已给我亲手干掉。”

拜紫亭露出震动神色，接着回复平静，沉声道：“那就恭喜少帅不用把姓名倒转来写。”

寇仲背着他一拍背上井中月，傲然道：“大王何不来个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将我寇仲留下来，那说不定可换多点金银珠宝？”

拜紫亭叹道：“非不欲也是不能也，少帅是为赴秀芳大家之约而来，我怎能不给秀芳大家这点面子。”

寇仲一声长啸，尽泄心中不平之气，大步离开。

客素别出现前方，领路而行。

寇仲心神回复澄明清澈，像井中月的止水无波。

自出道以来，他从未试过陷身于如此复杂综错，又是绝对被动的劣势中，但反激起他的斗志，务要与拜紫亭周旋到底，取回八万张羊皮和平遥商的欠账，拯救遇难的朋友兄弟，同时完成对尚秀芳的诺言，保着龙泉城无辜平民的生命。

这种种难题如何解决？

待会如何向欧良材和罗意交待？

时间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
一旦突厥大军压境，一切休提；只能以其中一方被歼灭作事情的终结。

若有徐子陵在旁商量就好多哩！

第二章 刑场之路

徐子陵潜至靠近码头一座仓库旁，躲在一堆杂物后，码头旁有数十个各式各样的货仓，由开放式的竹棚至乎眼前木构建造的大仓库，应有尽有。而他之所以选择这密封的货仓，皆因马吉的人正不断从仓内提货运往船上去。

码头活动频繁，近三百名脚夫忙于起货运货。趁宗湘花、马吉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驶进海港来三艘大货船的当儿，徐子陵自可放手而为。

他观准其中一个肩托木箱的脚夫步出货仓的时刻，发出一缕指风，射在那脚夫关节处，脚夫应指前仆，重重甸甸的木箱往前抛下。徐子陵不慌不忙，再发另一股拳劲，于木箱堕地的刹那，重击木箱。

“砰”！

木箱登时四分五裂，里面的货物立即原形毕露，赫然是一张张的羊皮。

在旁监督的马吉手下看不破是有徐子陵在暗处整

盘，以为是脚夫失足，刚巧这木箱又特别钉绑不牢，只懂喝人把掉在地上的羊皮检拾起来。

徐子陵差点要掉头去追阴显鹤，又不得不把这念头压下，因谁也不晓得马吉的船何时开行，所以他必须独自处理此事。

眼前的事实告诉他，不管是马吉向拜紫亭将这批属于大小姐翟娇的羊皮买到手上，抑是拜紫亭送给他或托他运往别处谋取厚利，总而言之羊皮确是拜紫亭派人抢劫回来，他们再不用为此猜估。

这批羊皮是一笔庞大的财富。能令翟娇倾家荡产，更可使马吉发大财。

卸下桅帆的“隆隆”声中，三艘大海船缓缓靠岸。

徐子陵凝神瞧去，船上虽没有挂上旗帜，但看船上船夫的衣着模样，可肯定是高丽人。

徐子陵心中一动，猜到马吉的羊皮是要卖往高丽去，在高丽此等苦寒之地，上等的羊皮确是价比黄金。

想到这里，徐子陵再不迟疑，往后退开，溜往海港无人处投进冰凉的海水中，从海底往马吉的大船泅去。

朱雀大门处有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士，二十多个鞞鞬战士，人人冷静沉凝，可肯定是百中挑一的好手，在宫奇的指挥下，高跨马上等候寇仲。

客素别凑近寇仲微笑道：“少帅勿要见怪，我们这些做臣下的只能奉旨行事，大王的意思是希望少帅立即离城。”

寇仲像没听到有人向他说话，只瞅着在马背向他冷视的宫奇，轻松的道：“宫将军在过去一年有多少日子是在这里渡过的呢？”

宫奇瞳孔收缩，神光闪闪，按着腰上的马刀，沉声道：“少帅此语意有所指，可否说得清楚些。”

寇仲来到他马头前半丈处昂然立定，淡然自若的哈哈笑道：“宫将军请勿误会，只因为我听宫将军的汉语带点中土东北的口音，联想起在山海关一个非常有趣的人，舍此没有其他的意思。”

心想若是拜紫亭要在城外杀他，作用是振奋军心，日后的说书说到这段历史，会是什么“拜紫亭龙泉门外斩寇仲”。借杀他来向本族和其他靺鞨部族公布此举是破釜沉舟，不惜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也要反抗突厥人的勇气和决心，以激起将兵的死志，来个置诸于死地而后生。若他这种不惜一切的精神能感染整个靺鞨部，加上五采石的神话，盖苏文的奇兵，说不定真能创造奇迹，令靺鞨部取突厥代之，成为新一代草原霸主。

拜紫亭熟悉中土的战役，当然不会漏掉名传千古的“破釜沉舟”，杀寇仲后，与突厥再无转圜的余地。